

忆情

## 一路行来一路暖

衡阳市成章实验中学 李玉辉

2005年的一个冬夜,大风肆虐,天地昏沉。在乡镇中学的一间教工宿舍里,明亮的灯光与同样明亮的一双眼睛静静地注视在一张报纸上很久很久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本地日报上发的一篇《丢失的皮夹子》的小说,语言尚稚嫩,情节亦不复杂,但我的阅读一直不知疲倦地进行着。细读,跳读,略读;左看,右看,翻来覆去地看。豪情滋生,自信与泪花渐渐溢出。

推门四望,夜已深,风依旧不停息地吹刮,整个学校已经栖息于一片黑暗之中,只有我的房间,依然灯火闪亮,它点亮了这个冰冷的秋夜,如同这张日报点亮了我茫茫的前路。那个夜晚,它唤醒了我对文学的所有向往和执着,这是它给予我的第一份温暖!

生活

## 雪中梅影

□ 陈忠瑜

冬之气息,总带着几分幽静与冷冽。在这个看似沉睡的世界里,有一种生命在悄然间苏醒,它便是梅花。

梅花,在冰天雪地之中生根,在峭壁贫壤之上立足,只要有微薄的泥土和一丝水分,便能茁壮成长。这份坚韧,令它成为寒冬中的一抹亮色,赋予了它独特的魅力。

它是迎接新年的最早使者,美得独特而不可复制。花瓣细腻而坚韧,或粉或红,偶尔还有纯净如雪的白。它们簇拥成团,点缀着银装素裹的世界。每一片花瓣都散发着淡雅的香气,这股香并不浓烈,却能在冰冷空气中悠然入心,仿佛是大自然对寒冬的一声轻柔问候。

从古至今,无数诗人词客以梅花为题,赞颂其高洁与坚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等诗句,无不展现出诗人对梅花那份难以割舍的喜爱。

梅花之所以成为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丽,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精神内涵。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梅花象征着隐士般的孤傲与君子般的操守。它拒绝随波逐流,宁愿孤独地坚守自己的信念。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不曾低头;即使无人问津,也会默默完成自己的使命。

两个月后,在衡阳火车站边的邮政报摊上,随意翻开2006年第2期的《小小说选刊》,我的《丢失的皮夹子》赫然恭列其中。我立即买下两本,走出十来步后,又折回来买了三本。包括后来杂志社寄来的样刊,六本选刊和这一期的日报,被我单独存放在一个文件袋里,置于房间的最高处,虽不动声色,却持续不断地赐予我扬鞭策马一路奔驰的决心和信心。

那时,我还在极度偏僻的乡镇中学里执教,地处蛮荒,门庭幽寂,茕茕孑立孤身一人。但从此,孤灯黄卷下,文学让我回归到一种最为简单、朴素、纯净的原生状态中,教书之余,阅读和写作被我视为心灵的憩息所在。

此后,我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源源不断地刊出,几乎每一

篇,都见证着那段孤寂而充实的岁月。

一路相随一路暖,转瞬已近20载。

去年冬天的一天,我在衡阳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不经意间又来到了位于环城北路9号,我当然知道报社已经搬至高新区,但我还是在楼下张望了很久。

“你的小说很有自己的特色,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你的散文诗灵动而飘逸!”“你的语言无可挑剔的好!”“不要放下手中的笔!”一些话语渐渐萦绕耳际,一些熟悉的面孔此刻正一张张地浮现……

往事遥远而清晰。

我知道,这个冬天,我眼中一滴一滴的热泪将打湿许多已经远去的陈年旧梦。

倒映

印象



张成林/摄

随笔

## 难忘那次善意借分

邵阳县岩口铺镇中学 张勇跃

从教34年,担任班主任26年,每当临近期末放假,我总会想起那年借分给学生的经历。孰是孰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记得那年,我担任九年级班主任。当时信息不发达,期末考试后需手写成绩单和评语反馈给家长。秋季学期期末考试后,发放素质报告册的那天,班内成绩一向较好的小燕看到成绩不太理想,等同学们走后,便悄悄地走进我的办公室,鼓足勇气向我提出为她加分的要求,并道出原委:她在家三姐弟中排行老大,因家里经济困难,爸妈说,如果她这次期终考试没能进入班内前十名,便让她过完年后跟亲戚外出打工

挣钱补贴家用。

听她说完,我心里很矛盾。如果答应为她改写分数,无形中在教人造假。如果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就有可能会失学。我不忍心看到这么小的女孩就此辍学,决定帮她一把。但事先讲好,只是暂时借分给她,下学期一定要还。她见我有所松口,高兴得连忙写下借条:

“今向班主任老师借分xx,下学期一定连本带息归还。”

收下借条,我心思重重,不断地反问自己:到底是在帮她还是在误导她?

过完年后,新的学期开学了,报名的第一天,小燕如约而至,我

抒怀

篱笆,于乡村而言,宛如质朴的歌谣,哼唱着田园生活的悠然韵律。

乡村的篱笆,常由粗细不均的木棍或竹条编织而成。一根根木桩深深扎入土地,如同忠诚的卫士,支撑起一道道或高或低、或疏或密的篱笆墙。我家的篱笆围在小院四周,圈起了一方小小的天地。春天,母亲会在篱笆墙边播下种子。几场春雨过后,嫩绿的芽儿便纷纷探出头来,沿着篱笆攀爬生长,让小小的院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夏日的夜晚,篱笆下是纳凉的好去处。一家人坐在篱笆围起的小院里,伴着清风与明月,听父亲讲述古老的故事。篱笆外,草丛里的虫儿在轻声吟唱,与父亲低沉的嗓音交织在一起,宛如一场美妙的音乐会。那时,我总会好奇地盯着篱笆间的缝隙,试图寻找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小歌唱家。这温馨的场景,如同夜空中闪烁的繁星,镶嵌在我童年的记忆深处。

秋天,篱笆上挂满了丰收的果实。红彤彤的辣椒、黄澄澄的南瓜,还有那一串串沉甸甸的玉米,把篱笆装点得格外艳丽。

记得有一次,我家的小羊羔不小心跑出了院子,冲破了一段篱笆。父亲发现后,并没有生气,而是默默地找来工具,重新修补篱笆。他一边修补,一边对我说:“这篱笆啊,就像咱庄稼人的规矩,不能坏了。”当时的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如今想来,那篱笆不仅是院子的边界,更是乡村人心中对秩序和家园守护的一种象征。

如今,乡村的许多地方都建起了高楼大厦,篱笆渐渐变得稀少。但那记忆中的篱笆,却始终摇曳在我的心间,它是乡村岁月的守望者,承载着我与故乡的深深眷恋与无尽怀念。



心上的石头终于落地。

经过一个学期,小燕顺利考上高中。入学后不久,她给我发来短信:“感谢张老师的那次借分,我在高中会努力学习的,一定不辜负老师的良苦用心。”

三年之后,小燕如愿地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在某沿海城市工作。“师者如光,微以致远”。现在想来,小燕能重返课堂,学有所成,与我的那次违心造假——借分不无关系。

那道篱笆

绥宁县瓦屋塘镇学校 张英湘